

编者按: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二战期间的1938年,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加入八路军,从事救死扶伤的医疗工作。1939年,在一次为伤员实施急救手术时受感染,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不幸逝世。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念着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得知白求恩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12月1日为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会,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主席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于1940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撰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新中国成立后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了白求恩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向他学习。然而,人们不曾想到的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白求恩于1938年12月20日完成了一篇7000字的“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包括病人和与之有关的委员会。1938年12月28日,他获得医院临时党委会的批准。更加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还能挤出时间创作出充满激情的抗战文学作品《哑弹》和《创伤》。《哑弹》和《创伤》大约都是在1938年12月完成,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今天,经过多方寻找,我们终于找到这两篇作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到来之际,本报发表它,就是为了一种追思,一种纪念。

哑弹

“哎呀”,老人低声嘟囔着,双手撑着锄头,把背直了起来。他的脸已被晒成了深褐色,皱纹从双眼周围一直延伸到扁平的嘴角。他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褪了色的蓝布裤子,赤脚,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毛巾的边缘下面露出白发。他依然健壮而精力旺盛。

头上,太阳像一个铜球在蓝色的天空中闪闪发亮。脚下,干裂的褐色土地犹如反光镜一样将阳光反射到他坚定的脸上。

天气很热,老人浑身是汗。这是河北平原保定市外5月的一个上午。田埂上长满了垂柳,青翠的玉米苗就像长毛绒一样覆盖在田野里,田野一直延伸到不远处高高耸立的城墙上。

他看见日本哨兵正拿着步枪站在城门口,蓝色的松鸦在阳光下展开它们带条纹的白色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觉得更加炎热。

“唉!”老人叹了口气。生活异常艰难,他吃了许多苦。首先是他的咳嗽从来不见好转,随后他的独生子离开家去参加了游击队,家里除了他和他的女婿再也没有人能够种地了。

再就是残忍的日本兵不付一分钱就拿走了他一半的庄稼,还不断地来骚扰他,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有没有写信回来,说了些什么?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他,但是老人装傻,什么也不愿告诉他们。

还有就是杂草。杂草到处都是,谁能赶上它们的生长?今天除掉它们,一夜以后它们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对于老人而言,生活就是同他的敌人——杂草进行的一场永不停止的斗争。世上肯定有一个长着10万个头的草魔,它有100万条生命,永远不死、坚持不懈、又善于模仿。

老人已经同“敌人”作了70年的斗争,但令人气愤的是,杂草永远都是那么强壮,那么傲慢,那么不可战胜。对他而言,生命中所有困难都是各种各样的杂草,咳嗽是杂草,必须劳作是杂草,儿子离家出走是杂草,日本人也是杂草,而且是最大的杂草。

想到杂草,老人脑中浮现出一幅图画:一片广袤的绿色田野,那是中国。对于他而言,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农场,一块巨大的肥沃的土地。他看到,在这块广袤田野上,泛滥成灾的杂草窒息了年幼的禾苗的生命,当他用锄头使劲地锄掉一棵巨大、顽固的杂草时,他自言自语道:“日本鬼子,铲死你”,说着将他挖了出来,扔在一边,结束了它的生命。

太阳升高了,老人继续干着活儿,来到地头,他突然好奇地停了下来。池边有个古怪的洞,洞中赫然竖着一个黑东西,看起来像是削掉头的萝卜。

他想了会儿,也没明白那是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是的,肯定就是那东西!炮弹!他曾在城里看见过许多炮弹像木头一样堆在一起,是日本兵用火车从北平运来的。有一次,他还被拉去卸过车呢!他看见敌人将炮弹装进长如扁担、圆如陶罐的炮膛当中,随着一声巨响,炮弹飞出。百米以外甚至更远处看不见的人,都能被它打中。

他也曾经和邻居谈起过大炮:大炮有多么可怕,敌人有多少炮弹,可惜的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炮弹。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门炮,只是一门,那是在一个月前的一次突袭中缴获的。他记得儿子曾偷偷地回家一次,告诉他一些关于大炮的事:游击队对于缺少一门炮是多么自豪,一门炮值多少钱,他们缺多少炮弹,必须十分注意节省炮弹。

这枚炮弹是游击队的还是敌人的呢?它指向城市,一定是城市发射的,发射过程中突然落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游击队的。

“啊,啊”,老人嘟囔着,“这不就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吗?他们随便就把一枚珍贵的炮弹扔在这里。唉,让人讨厌!年轻人就是好浪费。”

老人盯着炮弹越看越愤怒,心里盘算出一个计划。他抬起头,既兴奋又生气地向另外一块地指着炮弹说:“看看它,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想打仗的法子。他们有多少炮弹,可以随意浪费?这样做不管用。”他讥讽道,“这就是我儿子的工作,他肯定该负责,他一直都很浪费。你还记得上次他花了一元钱,整整一元钱买了一本书吗?和这次一样不用脑子。如果他在这里,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他看着这枚炮弹,愤怒地提高了声音。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好奇而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跪在地上,试图将炮弹从土中挖出来。很快,他就挖出来了,“爹,快看,是铁的,这尖头还是铜的呢!我们现在可以买一个新的犁头了。哎!这炮弹至少值10块钱。捡到宝贝了!我们走运了!”他轻轻地举起炮弹,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晃它,自豪快乐地看着它,用他粗糙又灵活的大手抚摸着它发亮的铜头和光滑的黑背,眼中仿佛看见了用它做成的犁头和铜钉。他兴奋地叫道:“我们发财了!”

但老人却不这么想。“不!”他很坚决地说:“我们必须还给他们,不能浪费,它还能用。”老人不顾女婿的反对,让他牵过驴子,将炮弹装在一根柳条筐里,用树叶掩住,另一只筐里装上土以保持平衡。然后,赶着毛驴朝着与城市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条长长的满是尘土的路,希望能找到他的儿子。

巨大的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蓝铃花和粉红的夹竹桃花在沿路的草丛中开放,纵横交错的水渠渠里浑黄的水几乎不动,白杨树和柳树屹立在路旁,各自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一动不动地耸入蓝天。

老毛驴慢慢地走着,老人紧跟其后,他们很快就淹没在由脚步带起的尘土之中。细小的尘土粘着他们的皮肤,填满了他们的耳朵、鼻孔和眼睛。汗水流过老人的脸,在面颊上形成一条小沟,他烦躁地用毛巾不停擦着。

天非常热。整个空气明显地颤动起来,灰尘在热浪中飞舞,太阳在他头上就像一项巨大的铜锅。遥远的地平线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移动。这是正午,其他农夫正躺在树下午睡,但是老人却不停地赶路,决心找到儿子发泄心中的不满。

他像挑选珠宝那样想出一些严厉责骂儿子的词语,他觉得只有最尖刻、最严厉的话语才能奏效。“我会告诉年轻人我是怎么看他们的。”他要完成一个使命,做成一件事,因此他感到坚强、自豪而又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生都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唉,我一定走了50里了。”老人嘟囔着。他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以前他只知道这些村庄的名字,活了70岁从未见过它们。当别人问他从哪里来时,他就回答,

“太好了!”他们欢呼道:“是什么?香烟吗?我们想抽烟。”他们簇拥着老人。翻开筐子中的树叶。“不是,是你们的一个东西。”老人说着弯腰拿起那个炮弹。“看,是你们的,不是吗?好了,同志们!”他声音很轻,几乎像在道歉。“我在田里发现了这个,它没有爆炸,你们一定是发射错了。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能用的。”

人群中一片沉寂之后,突然发出一阵哄笑,他们的叫声使整条街都震动起来。老人一言不发,惊奇地看着他们,他一脸的不解,犹如阴云掠过天空。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仍然不知所以。他疑惑地皱起眉毛,摇了摇头,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无能为力。

他觉得他们都疯了,又突然感到自己是一个迟暮的老人。他机械地将炮弹重新放回驴背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他别无选择,他已经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他伤心地看着战士们和自己的儿子,目光中有点责备。但是他们却相互拍打着后背,一个个前仰后合,笑得说不出话来。老人只好驾好驴子,准备回家。

他的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抓住老人的袖子说:“不!爹,你不能走。”

他说着转向众人。背朝着老人向人们暗示应该支持他父亲。他说道:“同志们,我们都应该感谢我爹,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看着,朝

己可怎么办呀?

下一个。一个未成年人,17岁!子弹穿腹而过。三氯甲烷准备好了吗?恶臭从敞开的腹膜孔中扑面而来,是粪便的气味。一圈圈的肠子肿得呈粉红色,上面有4个穿孔。把它们缝合起来,把结实的缝线收拢,用海绵吸骨盆。试管,3个试管。很难缝合。给他保温。怎么保温?把这些砖放到热水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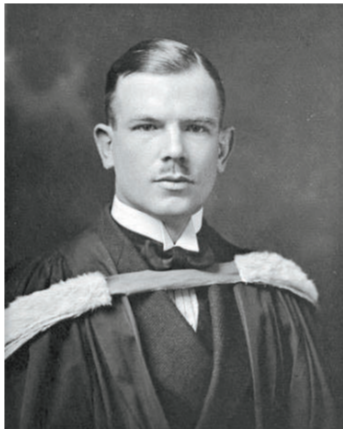
蛆是一种狡猾的爬行动物。这人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用学术用语来说,他还活着。给他输液,也许他身体无数细小的细胞将能回忆,它们可能回忆起那火热咸味的海,它们的祖宅和第一份食物;它们有着上百万年的记忆,可能会记住其他的潮汐,其他的海洋和由海洋和太阳孕育的生物。这可以使它们抬起疲倦的头,深深地吸一口气,努力地复苏。这是可能的。

这一位。再次秋收时,他还能在路上边走边赶着骡子跑,一边欢快地叫喊吗?不,那个人不再会跑了,一条腿的人怎么能跑呢?那他怎么办哪?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孩子跑动。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你所想。可怜有什么用呢?不要可怜他!可怜会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帮帮他吧,把他从桌上移开,把他抱在怀里,他轻得像个孩子。是的,他就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白求恩文学作品二题



电视剧《诺尔曼·白求恩》剧照



白求恩1922年毕业照



手术中的白求恩(油画)

“从东边来。”别人问他去哪儿,他都含糊地回答:“到西边去。”

他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儿子,儿子从未告诉他游击队在什么地方。“爹”,他说,“我们游击队员从不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我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在百里之外了。我们就像高空的鸟,像老鹰一样猛打猛扑敌人之后马上离开。我们像深水里的鱼,从岩石底下冲到水面上,然后又飞快地游走。”

老人找儿子的任务看来很难完成,事实上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上哪儿找游击队,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他的。只是碰巧快到傍晚时,他在一个村子里认出一个年轻的街坊。他知道这位街坊同他儿子在同一个游击队,因此他儿子应该就在附近。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寒暄了几句。年轻人对于老人离开家这么远表示惊讶,“大爷,您在这干吗?您也加入游击队了吗?”他开玩笑似地问道。老人却很严肃,这不是说笑的时候。

“我儿子在哪儿?”他问道。“我有些话要告诉这个粗心小子,还要给他点东西。”他很神秘地补充道。“他离这里不远,”街坊回答,“我带你去找他吧。”他们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们大约有100人,在村子的一条街上团团围住了老人和他的驴子。他们中绝大部分老人都见过,有很多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都认识他,他们和他一样也曾是农民。

他们热烈地与老人打招呼。然而,虽然他们是老邻居,但是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有点陌生了,他们好像都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脱掉了农民的蓝裤子与上衣,换上了警察警军区的绿色制服吧?他们的脸也变了样,风吹、日晒和雨淋使之变成了褐色,显示出一种决心和毅力。他们看起来更加严肃,同时也更加快乐。他们走路更快,说话更果断了。这些变化令老人异常迷惑。

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携着新的日本枪,也许是由于他们腰中别着黄色的手榴弹,老人突然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都变了。他一部分愤怒和绝大部分的自信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已经不再只是他的老朋友了,而变成了有些神秘、独立和有些令人敬畏的集体——八路军了。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忽然忘记了搜肠刮肚想出的尖刻而轻蔑的话,他看着他们刚毅的脸,已不再愤怒。当他开口时,声音竟轻柔得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只有那长辈的权威在支持着他,因为所有人都认可这是他的权利。他对儿子说:“娃呀,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一两个忍不住想笑的人使了使眼色。

“是啊,是啊。”他们叫道。最终理解了老人的错误,并希望他能被哄住。“是,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了,我们感谢你。”他们围住老人,赞扬他,“我们还会再用的。”他们说着善良的谎言。

慢慢地,笑容又爬上了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又觉得自己挺重要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高大起来,有了威信,他的自信就像潮水一样回来了。他们以前犯了错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正确的了,“孩子,千万不要再犯错了。”

“行,行”,所有人都真诚地喊道:“对不起,是我们错了。今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我们向您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老人高兴起来。那天,他连根拔起了一棵大杂草,为保护禾苗在中国田野上茁壮成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创伤

头顶上煤油灯像白炽的蜂房,嗡嗡作响。土墙,土地,土炕,白纸窗户。屋内弥漫着血腥味和三氯甲烷味。天气很冷。

在华北地区的灵丘附近,12月1日凌晨3点与八路军在一起。

负伤的们像。

伤口就像干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一条决堤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

凝固的血把旧又旧的绷带粘在皮肤上,小心点,最好先将它弄湿。从腿后边过去,把腿抬高一点。整条腿为什么会软得像一个包,像一个扯松的红色长筒袜?什么样的长筒袜?是圣诞节为孩子装礼物的那种长筒袜。那个坚硬的细骨枝在哪里?

它被打成了许多碎片。用你的手把它们捡出来。它们白得像狗牙,尖利而又参差不齐。好了,摸一摸,还留下碎片了吗?

喔,这里有。全都取出来了?是的,不,这里还有一个。这儿的肌肉坏死了吗?刺刺它。是的,它坏死了。切除它。那它怎么愈合呀?这些肌肉曾经如此强壮,而现在是这样的破损和腐烂,它们怎样才能恢复以往的坚韧呢?拉,放松,拉,放松,多么有趣呀!现在完成了,好了,做完了。现在,我们已经给毁灭了,我们自

纪念白求恩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毛泽东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我们要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要和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打倒帝国主义,解放我们的民族和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不少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家的富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难道他们不一直这样做吗?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唯一可能通过大屠杀和经过授权的疯狂行为而获利的阶级,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正是这些假神圣的刽子手,那些统治阶级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却让整个国家受到指控。那么,侵略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战争只是件“大生意”吗?是的,看起来如此。但是,这些民族罪犯中许多为非作歹者都试图把他们的真实目的藏在高度抽象和理想的旗帜下,通过谋杀或制造战争来抢夺市场,通过劫掠来得到原料。他们发现,偷比交换更廉价,屠杀比交易更容易,这是这场战争的秘密,也是所有战争的秘密——利润、生意、带血的钱。

这一切后面,存在着那个令人恐怖和欲望难填的“生意与血腥”噩梦,它的名字就叫“利润”。金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的摩洛克斯,要求利润与回报,它为了满足贪欲而有所欲为,甚至不惜杀害几百万人。在日本军队后面站着军国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后面站着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血脉兄弟,是同谋。

这些人类敌人像什么呢?他们会在前额上贴上一个标记,让人们轻易就能辨认出他们,躲避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吗?不!相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荣誉在身,有绅士称号,他们也自称是绅士。多么滑稽的名字!绅士?他们是国家、社会和教会的支柱,他们从过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机构捐赠。在私生活中,他们善良而体贴。他们遵纪守法,遵守的是保护他们的法律——财产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辨认出这些持枪的绅士:只要威胁说要减少他们的钱所带来的利润,他们就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醒来,像野人一样无情、像疯子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暴。如果人类想要存在,这些人必须消失,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必须废除。正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